

# 第一编

## 古音学史概论

# 第一章 古音乐的萌芽与初步发展

## —— 汉魏六朝及隋唐人古今音观念

真正的古韵学研究，是从宋吴才老开始。然而追溯前代，汉魏六朝以来古音学已有萌芽，尤其是隋唐人注疏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文选》及两《汉书》中韵文时，屡言“协韵”“叶韵”或“叶音”。他们为宋儒古韵学研究已开启先路。

### 第一节 从徐邈《诗经》“取韵”到“协韵”说的形成

古韵研究，肇端于六朝人的《诗经》韵读，《毛诗》音与时音不合，于是便有了“取韵”“协句”之说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毛诗音义》多有记载。《召南·行露》“何以速我讼”，“讼”与“墉从”韵。《释文》：“如字。徐取韵才容反。”《邶风·日月》诗“我顾”，下注曰：“如字。徐音古。此亦协韵也。后放此。”又于《燕燕》诗“于野”，下注曰：“如字。协韵羊汝反。沈云协句宜音时预反。后放此。”徐，即徐邈，东晋孝武帝时之通儒，《晋书》有传；沈，即沈重，北周吴兴武康人，《周书》和《北史》均有传。此外，《释文》还提到了晋人孙毓所言名物训诂与古诗协韵上的关系，所谓“蒲草之声，不与‘戍许’相协”。六朝人《诗经》“取韵”和“协句”注音，标志着古今音观念的初步形

成，古音学亦从此萌生

“取韵”是协韵的先导。据《释文》所引徐音似乎不著“协”字，而是直接“取韵”音某。如《大雅·文王有声》四章“王后维翰”，《释文》：“翰，户旦反，干也。徐音寒。”周祖谟先生指出：“《释文》引徐音寒，则作平声读，与‘维丰之垣’相协，垣平声字也徐书往往存留古音，此特其一例耳。”<sup>①</sup>徐书注音例式盖如此，陆氏取之，或注明“协韵”或承前蒙后而省文。《板》诗七章“大宗维翰”与“藩垣”韵，注“徐音寒”。《崧高》一章“维周之翰”，韵“蕃、宣”，注“翰，户旦反，又音寒”。又七章“戎有良翰”，与“宪”韵，注“协句音寒”。可见“音寒”者实为徐邈音。是可见徐仙民未言“协韵”音某。今敦煌出土唐写本《毛诗音》亦可旁证。<sup>②</sup>而案之有关文献资料，徐邈注音中直接“取韵”者特多。<sup>③</sup>语音“古今”变化，其势不得不如此。虽然，直接“取韵”正如《释文》所云“此亦协韵也”。故后来经师注经

见《唐本毛诗音撰人考》，载《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》（后编入《问学集》）商务印书馆，1957.12。

① 残卷“伯三三八三”上述三诗注音情况是，《文王有声》“翰”注音“恒案”余二诗则为“恒安”；“案”字《广韵》在去声，于诗不协，依后二诗注音例当为“安”字。王重民以为此残卷音义为徐邈作（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毛诗音残卷》第307页。中华书局1993.7.），周祖谟则以为隋人鲁世达所作。然而不管作者为谁，早期经师处理《诗经》的协韵方式主要是直接“取韵”。又如别本残卷《毛诗音》（Ⅱx一三六六〇）《唐风·蟋蟀》一章“居”注已御切，去声，以与本章“莫”除“瞿”相协，亦是协韵。《释文》：“义如字，协韵音据。”

此再举例：《小雅·南有嘉鱼》一章“烝然罩罩”，《释文》：“张教反，徐又都学反”按，“罩”为去声，《广韵》效韵都教反，徐音都学反则为入声，以协末句“嘉宾式燕以乐”。《释文》：“乐音洛，协句五教反。”可见徐邈以入声为协。《大雅·行苇》七章“酌以大斗”；“斗”与“主、醕、考”韵，《释文》：“都口反，徐又音主。”敦煌残卷本《毛诗音》亦同（伯三三八三）注：“专庾，音主，又钟庾反，二音同”又《周颂·执竞》诗“钟鼓喤喤”《释文》：“华彭反，和也。徐音皇，又音宏。”按本诗韵“康皇康方明将穰”，古韵阳部字“喤”《广韵》庚韵户盲切，徐音皇，则为协韵。此皆陆氏未点明“协韵”处。又考徐邈《楚辞补注》亦如此，《离骚》“凭不厌乎求索”，与下句“各兴心而嫉妒”相韵，宋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：“徐邈读作苏故切，则索亦有素音”苏故切者，则为“协韵”。

时遇先儒“取韵”处亦沿用之，或注明此为“协韵”之音。可见“协韵”之名，实起于六朝之梁陈时期，而沈重“协句”说即如是。周祖谟先生言：“夫协韵之说，盖起于梁陈之际。”<sup>①</sup>诚如是。

至隋时释道骞著《楚辞音》已屡言“协韵”。今敦煌出土的唐写本《楚辞音》即可考见。如《离骚》“周流乎天余乃下”注：“下协韵作户音”；“余焉能忍与此终古”注：“古协韵作故音。”<sup>②</sup>至唐时，“协韵”之风大盛，“传《楚辞》者，皆祖骞公之音”。<sup>③</sup>“骞公之音”，实际上就是协读音。而经师注疏古诗，遇与今韵不合时，屡以“协韵”言之。陆德明、颜师古、李贤、曹宪、李善、公孙罗以及吕延济“五臣”诸儒，莫不如此。此下文详叙。

然而，正如许多古韵家所言，秦汉之时，语音就与《诗经》音多有乖异。尤其是东汉以后，与“古音”相左甚多，顾炎武言：“然自秦汉之文，其音已渐戾于古，至东京益甚。”<sup>④</sup>故有刘熙和韦昭关于“车”字的古今音之辨，见于陆德明《何彼襍矣》诗郑笺“车服”下注。郑玄笺《诗》亦常言“古声”者，可见汉人已注意到了当时古今音的不同。所以戴震论曰：“古音之说，近日始明。然考之于汉郑康成笺《毛诗》云：‘古者声窻填尘同，及注他经言古者声某某同，古者某读为某之类，不一而足。是古音之说，汉儒明知之，非后人创议也。’”<sup>⑤</sup>钱大昕也说：“古今音之别，汉人已言之。”<sup>⑥</sup>而清初陈启源对这一问题曾作过理论性的总结，兹不烦引录如下。他说：

参见周祖谟《骞公《楚辞音》之协韵说与楚音》载《周祖谟汉语音韵论文集》（后编入《问学集》）

<sup>②</sup> 按，道骞《楚辞音》久佚，有敦煌写本残卷藏巴黎国家图书馆，王重民定为隋道骞所作。周祖谟先生《骞公《楚辞音》之协韵说与楚音》有考，可参阅。

<sup>③</sup> 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《楚辞》”目下叙曰：“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，能为楚声，音韵清切。至今传《楚辞》者，皆祖骞公之音。”至今”则为唐时。

<sup>④</sup> 《音学五书序》，《音学五书》前附，又见载于《亭林文集》卷二。

<sup>⑤</sup> 《戴氏遗书·声韵考》卷三《古音》。

<sup>⑥</sup> 《潜研堂文集》卷十五《答问十二》。

以韵言诗，其来古矣。或谓始于陆氏之《释文》，非也。陆言“远送于南”，沈读乃林反以协句。沈重乃梁人。又言“不流束蒲”，孙毓谓蒲草之声，不与戎许协。孙毓乃晋人。又言“何以速我讼”，徐取韵读才容切；“宁不我顾”，徐音顾为古以协韵，“曰父母且”徐七余反，协韵；为下国骏厖”。厖，徐武讲反，协共宠韵。徐邈亦晋人。三子俱在陆前已言协句，陆但述其说非创言之也。……康成笺《诗》未尝不言韵。自汉已然，其来甚古，岂始于陆乎？

## 第二节 “协韵”说的继续发展和唐人“协韵”说的实质

### 一、唐人古诗注疏“协韵”之风盛

正因为古今音有别，汉魏六朝儒生既“已言之”，所以陆德明作《毛诗》音义遇有古今音不同时，也多用“协韵”之说，计有二十五次之多，加上引录六朝经师“协韵”音，则有三十余次。如《诗经》首篇《关雎》诗“乐之”条下注曰：“音洛，又音岳。或云协韵宜五教反。”按陆氏本主张“古人韵缓，不烦改字”，然而“或云”之下也难守其说。此可想见当时《毛诗》协读，在儒生中已成风气。不仅如此，陆氏在为其他经传注音时，也常以协韵音读之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“于思于思，弃甲复来”，《释文》“来”注“如字。又力知反，以协上韵”；“思”注“西才反，又如字”，皆为协韵音。其后以“协韵”或“叶韵”音注疏先秦两汉韵文蔚然成风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，遇汉代诗赋

① 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篇》卷二十七《字音》篇，页四十九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下简称“四库本”。

音与唐音不一致时辄称“合韵”，全书标以“合韵”者凡七十三次（其中有两例注为“协韵”或“叶韵”），按“合韵”一词本用来形容音乐节律上的和谐。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：“弦急则声不合韵，弦缓则调不和谐。非急非缓，其声乃和。”（卷十《十七国》）此即可证。又《旧唐书》卷七十九《吕才传》：“显庆中，高宗以琴曲古有《白雪》，近代顿绝。使太常增修旧曲。才上言曰：‘……辄以御制《雪》诗为《白雪》歌词。又案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，皆别有送声，君唱臣和，事彰前史。今取太尉长孙无忌、仆射于志宁、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，合十六节。今悉教讫，并皆合韵。’高宗大悦。”师古曾祖父名协（又名纛，见《北齐书·颜之推传》），或讳言“协”字。李贤注《后汉书》援引六朝人《诗经》韵读之例而言“协韵”者，计有 41 次。李善注《文选》亦称“协韵”有 31 次。<sup>①</sup> 五臣注《文选》，亦用“协韵”或“叶韵”，凡 78 次，其中并不包括直接“取韵”者。<sup>②</sup> 此可见隋唐之时，读古诗“协韵”之风盛。唐明皇读《尚书》不协，遂改字求协，“改字”亦即协韵。顾炎武考曰，六经改字之习，始于唐明皇。<sup>③</sup>

然而唐儒在“协韵”的看法上并不完全一致。同一篇韵文，或

张文轩《从初唐“协韵”看当时实际韵部》（《中国语文》1983年第3期），对颜师古、李贤、李善、陆德明等人协读音有过统计，与本文研究小有出入。但张氏对五臣《文选》协音未作考察。

<sup>①</sup> 五臣注《文选》本，笔者使用的是宋刻陈八郎宅本，台湾中央大学影印。四部丛刊宋刻六臣注《文选》及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所据明刻六臣注《文选》本，所注协韵与此基本相同。

<sup>②</sup> 唐明皇改读《尚书》事，见于《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唐会要》和《唐大诏令集》等书。宋王观国《学林》评曰：“明皇以颇字与义字不协韵，故改为无陂，与义字协声。于文意虽亦通，而于改作之讥，未能免也。”（卷一《古文》）其改经之弊，顾炎武论曰：“三代六经之音，失其传也久矣，其文之存于世者，多后人所不能通，以其不能通，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。于是乎有改经之病，始自唐明皇改《尚书》，而后人往往效之。……盖不知古人之读义为我，而颇之未尝误也。”（《亭林文集》卷四《答李子德书》）

注明‘协韵’或不注，似乎随意性很大。如班固《两都赋》李贤注明“协韵”处有九，而李善注《文选》时标明“协韵”者只有一次，五臣注却无“协韵”，仅有一二处直接“取韵”音某相协。再如张衡《思玄赋》，李贤、李善、五臣所注协韵或同或异，多寡不一。兹列之如下（括号中文字为韵字，例句的韵字用～表示）：

- (1) 启金滕而后信（真～身）李贤：信音申。五臣：信音申，协韵。
- (2) 畴可与乎比伉（长芳霜～亡）李贤：伉协韵音苦郎反。五臣：伉音康，叶韵。
- (3) 怨素意之不逞（峥嶭～鸣荣）李贤：逞协韵音丑贞反。
- (4) 怒郁悒其难聊（遨陶涛～）李善：聊协韵为劳。
- (5) 云台行乎中野（～渚伫女）李贤：野协韵神渚反。
- (6) 擢龙舟以济予（野渚～伫女）李善：予合韵音夷渚切。五臣：音与协韵。
- (7) 虽司命其不断（筮世～）李贤：晰协韵音之逝反。<sup>①</sup>五臣：音制协韵。
- (8) 拂穹岫之骚骚（游流～纠）李善：骚合韵所流切。李贤：叶韵音脩。
- (9) 腾蛇婉而自纠（游流骚～）五臣：纠平声，协韵。
- (10) 鹭翩翩而不禁（～琳深）李贤：禁协韵音金。
- (11) 冻雨沛其洒逾夜（～）李贤：途协韵音徒故反。五臣：音度协韵。

以上协韵凡十一例，李贤注明协韵处有七，五臣有六而李善仅有三处。

据现有资料，在唐人注疏“协韵”中，公孙罗是最主张协韵音的人之一。罗振玉所辑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古写本《文选》集注残卷，

<sup>①</sup> 晰，当为晰。“晰”古音在锡部，“晰”古音在月部或祭部，故能与“筮世”相韵。

即可见之一斑。如卷六十三《离骚》音注，李善及五臣皆不注协韵音而《文选音决》所注协韵音特多。如：

又重之以修能	音决 能 协韵 双代反。
夕揽洲之宿莽	音决：莽协韵亡古反。
凭不厌乎求索	音决：索协韵三故反。
霏朝谇而夕替	音决：替协韵他礼反。
虽九死其犹未悔	音决：悔协韵呼罪反。
固前圣之所厚	音决：厚协韵音候。
周论道而莫差	音决：差协韵七何反。
后飞廉使奔属	音决：属协韵音主。
好蔽美而嫉妒	音决：妒协韵音睹。
登阊风而继马	音决：马协韵亡故反。
相下女之可贻	音决：贻协韵音以。

以上十一例协韵音，李善及五臣皆未注。

## 二、“叶韵”“叶音”之名 不始于宋儒

宋儒所言“叶韵”“叶音”之名，唐人已屡言之。“叶”即协和意思。《文选》卷二《张衡西京赋》：“五纬相汁。”（五臣本“汁”作“叶”）李善注：“《方言》曰汁，叶也。之十切。郭璞曰叶，和也。”所以“协韵”又称“叶韵”。李贤太子注《后汉书》：“叶韵”与“协韵”错互使用。所注马融《广成颂》四个协韵音全用“叶韵”标注：“柜柳枫杨”注“杨，叶韵音以征反”；“崑额掺爽”注“爽，叶韵音生”；“离朱目眩”注“眩，乱也。叶韵音玄”；“禽不得警”注“警，视也。叶韵音疋例反”。而张衡《思玄赋》七个协韵音，仅一个注为“叶韵”（“拂穹岫之骚骚”注“叶韵音修”）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全用“合韵”

例 然而亦有两例用“协韵”或“叶韵”<sup>①</sup>。如果不是后人误写的话，师古亦用“叶韵”之名。又考陆德明《释文·毛诗音义》所注“协韵”“协句”中亦有一例用“叶”字者。《商颂·长发》五章：“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厖。”注：“莫邦反厚也。徐云郑音武讲反，是叶拱及宠韵也。”（北图藏宋刻本）而稍后于章怀太子《后汉书注》的五臣《文选集注》已是大量地使用“叶韵”一词凡 18 次（例见上文《思玄赋》之音注）

“叶音”一词，据现有资料，始见于公孙罗的《文选音决》。据《旧唐书·曹宪传》时有许淹、李善、公孙罗诸儒俱从曹宪为《文选》学。曹宪有《文选音义》，可惜不传。曹宪之前有萧该、僧道淹为《文选》音义均不传。今有敦煌残卷《文选音》问世不知谁人而作，周祖谟先生认为是许淹所作。<sup>②</sup>今借引周先生《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方音》中一段考证文字来说明公孙罗的“叶音”及其与残卷协音上的区别。周先生曰：

寻究残卷，凡文中韵字案之今韵不叶者，辄别作叶音以读之，均与《音决》所论密合。如扬子云《赵充国颂》“是讨是震”，残卷：“震之仁反。”《音决》云：“震叶音真。”又“威谋靡亢”残卷：“亢音康。”《音决》亦云：“亢叶音康。”史孝山《出师颂》“功铭鼎铉”，残卷：“铉音玄。”《音决》云：“铉叶韵音玄。”又“列壤酬勋”残卷云：“勋挟韵又训音。”《音决》云：“勋叶韵许都反。”陆士衡《汉高祖功臣颂》“惟帝攸叹”残卷：“叹，土干反。”《音决》云：“叹叶韵他干

① 皆见于《汉书·韦贤传》之《韦孟讽谏诗》：“穆穆天子临尔下土，明明群司执宪靡顾。”师古注曰：“顾读如古，协韵。”又本诗：“我王如何，曾不斯览，曷发不近，胡不时监！”注：“览，视也。叶韵音滥。（中华书局标点本，然而全书仅此二例，盖后人抄写之误。按别本《汉书》注皆为“协”字，如监本。）

然而从残卷协读音方式看，又似隋朝人所作。因为残卷协韵方式主要是“取韵”比“叶音”更原始。而公孙罗《音决》则将“取韵”字再加注“叶韵”或“叶音”二字以明之。而许淹与公孙罗皆受学于曹宪，何以有如此差异？今存疑于此。

反。”夏侯孝若《东方朔画赞》“触类多能”残卷云：“能挟韵乃来反。”《音决》云：“能叶韵那来反。”袁彦伯《三国名臣序赞》“苟非合世孰扫雰雰”残卷：“雰莫贡反。”《音决》云：“音蒙叶韵宜音梦。”（善注云：武功切，今协韵音梦）是也。若此者其偶然欤？抑师承相同而然欤？

可见“叶音”“叶韵”之名，非始称于宋儒。而至宋吴棫、朱熹时已习称“叶音”。尤其是朱熹之后，人们仅言“叶音”而已。如王应麟音注《急就章》和陈仁子《文选补遗》所注叶音即是。而宋人所言“叶音”者，本取之于唐人。钱大昕曰：“陆元朗之时，已有韵书，故于今韵不收者，谓之协韵。协与叶同。颜师古注《汉书》又谓之合韵，合犹协也。是亦才老叶韵之所自出矣。”<sup>①</sup>而唐人“协韵”或“叶韵”说与宋儒叶音之说还是有所不同，此引戴震话说：“唐陆德明《毛诗音义》虽引徐邈、沈重诸人谓合韵取韵协句，大致就《诗》求音，与后人漫从改读名之为协者迥殊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唐人所言“协韵”与宋人“漫从改读”的叶音说还是有所区别。至于陈第所言，颜师古、太子贤等“以一时之误，而阶千载之贻贻耳”<sup>③</sup>，则又是偏激之言。从隋唐时的“协句”“协韵”“挟韵”之名称到后来“叶音”“叶韵”之名称的习用，大致反映了人们对古今音韵的一种认识过程。

### 三、唐人协韵说之本质及其观念上的认识

然而唐人所言“协韵”或“叶韵”者，并非真正的古韵研究，他们所注“协韵”只是为了“协读”便于讽诵而已。而他们对韵文四声不协非常敏感。他们所注的“协韵”，绝大部分属于“四声”不协的问题。对于那些古今音韵出入较大的韵字（如支韵“池移蛇羲”等

① 《潜研堂文集》卷十五《答问十二》。

② 《戴氏遗书·声韵考》卷三《古音》。

③ 参见陈第《屈宋古音义自序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。

古韵与歌部押),一般不出注。如张衡《思玄赋》“咀石菌之流英”,上韵“装”“阳”,下韵“荒”“芒”。而“英”字李贤、李善、五臣均不出注。又“睢鸠相和”,下韵“精魂回移”和“忘我实多”二句,而“移”字不注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:《离骚》诸篇多用古韵而李善和五臣注《文选》时均不注“协韵”的原因。<sup>①</sup>他们同陆德明一样,大多是以“韵缓”的观点来看待古韵。上面所列举的《思玄赋》“协韵”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。至于例(8)李善“骚合韵所流切”例(4)“聊协韵为劳”,那只是极少数“韵缓”而改字的例子。陆德明《释文》“协句”“协韵”三十余处,属那种“韵缓”改字的仅有几例,如“下”字古韵鱼部麻韵字,《召南·采蘋》三章与“女”协注“协韵则音户”;“野”字亦古韵鱼部麻韵字,《邶风·燕燕》一章与“羽”“雨”韵注“协韵羊汝反”;“来”字古之部韵字,《邶风·终风》二章上韵“霾”下韵“思”注“古协思韵多音梨,后皆放此”。另外,《邶风·载驰》“驱”协韵亦音丘“和”读华如敷”之类《召南·何彼襍矣》,如此而已。其余则属四声不协之类。考《释文》、《汉书注》、《后汉书注》及六臣《文选注》凡注明“协韵”类 257 例(不算算韵字重复)属韵部不协而注“协韵”的有 46 例,占全部“协韵”类的 17% 强。看来,他们对“古韵”似乎是处于一种观念上的认识,还没有着手对它们进行研究,也就是说还未能像后来宋儒那样,走到“实证”这一步。他们对“古韵”仅处于一种初步探索的阶段。

在对待古今音关系上,陆德明提出“古人韵缓”说而不肯深究。而正是“韵缓”二字将《诗经》古音轻轻掩盖了。而孔颖达倒是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:“《诗》之大体,必须依韵。其有乖者,古人之韵

<sup>①</sup> 五臣《文选》注《九歌》等作品有少数“协韵”音,如《湘夫人》“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。”注:“去声,叶韵。”《山鬼》“采山秀兮於山间,石磊磊兮葛蔓蔓。”下注:“莫盘反,叶韵。”也有少数直接“取韵”者,如本诗“云容容而在下”注“音户”,与下数句“雨”“予”“斝”注上声,亦为协韵音。

不协耳。”<sup>①</sup> 成伯璵亦助其言曰：“《诗》韵乖者，隔室听音，同于远响，不甚切也。”<sup>②</sup> 这似乎又能说明，唐人对古今音关系有一定认识。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知晓所谓“协韵”“协句”者就是古音，他们仅知古人有此读，而不知古音本如此。否则，他们就会对那些“协韵”音加以归纳和总结，并引申到其它古今韵异的韵字中去（如李善、五臣不注《楚辞》古音）。顾炎武屡言唐人不知古音即此意。

《唐韵正》曰：“陈第曰服字《诗》《易》及秦汉古辞无有不读甫者。故《仪礼》载《冠辞》曰：‘令月吉日始加元服。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。’此其当时之音，毫无所假借者。唐贾公彦疏曰服叶蒲北反。失之矣。岂古人命冠数语，不能以正音而必待于叶邪？以此可见唐人之不知古音也。”<sup>③</sup> 钱大听说：“陆德明《释文》创为‘古人韵缓不烦改字’之说，于沈所云协句者，皆如字读，自谓通达无碍，而不知《三百篇》之音谐畅明白，未尝缓也。”<sup>④</sup>

上文已叙，无论是“协韵”还是“叶韵”，隋唐人一般不把它看成是古音如此。除观念上认为“古人韵缓”外，很多人还把它看成是某种方音如此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谓释道骞善读《楚辞》，“能为楚声”，就是一种代表性的意见。从敦煌残卷《楚辞音》看，所谓“楚声”不过是“协韵”而已，所谓“马协韵作姥音”、“下协韵作户音”之类。研究音韵的人都知道，《楚辞》音与《诗经》音是一致的，并非“楚声”。下音户，马音姥，周秦古音皆如此。而公孙罗等则直接认为协韵音即为方俗之音。如《离骚》“夕揽洲之宿莽”，《文选音决》云：“莽，协韵亡古反。楚俗言也。凡协韵者，以中国为本，傍取四方之俗以韵，故谓之协韵。然于其本俗，则是正音，非协也。”又如

① 见《毛诗正义·关雎》诗注。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。

② 见《毛诗指说·文体第四》，页十六。四库本。

③ 见《唐韵正》卷十四屋韵“服”字注，页三十四。

④ 《潜研堂文集》卷十五《答问十二》。

宋玉《招魂》“湛湛江水兮上有枫，目极千里兮伤春心”，《音决》：“枫，方凡反。心，素含反。案方凡、素含皆楚本音，非协韵，类皆仿此。而称协者，以他国之言耳。”<sup>①</sup>又《离骚》“周流乎天余乃下”，李善《文选注》引《音决》：“下，楚人音户。”公孙罗不知楚人方音中存留古音，而误以为《离骚》之音为“楚声”，此说一直影响到北宋末，直到吴棫以后才指明所谓“楚声”即是古音。此引朱熹《楚辞辩证》之言说之：“黄长睿乃谓‘或韵或否’为楚声，其考之亦不详矣。近世吴才老始究其说，作《补音》《韵补》，援据根原，甚精且博。”

#### 四、唐人对《诗经》韵例的表述

考察《诗经》韵例是研究《诗经》古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唐人在这方面已启先路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于《关雎》诗后有一段注疏文字，即此内容。今不妨摘录如下：

诗之大体，必须依韵。其有乖者，古人之韵不协耳。“之”、“兮”、“矣”、“也”之类，本取以为辞，虽在句中，不以为义，故处未者，皆字上为韵。之者，“左右流之”、“寤寐求之”之类也；兮者，“其实七兮”、“迨其吉兮”之类也；矣者，“颜之厚矣”、“出自口矣”之类也；也者，“何其处也”、“必有与也”之类也；乎者，“侯我于著乎而”。《伐檀》“且涟猗”之篇，此等皆字上为韵，不为义也。然人志各异，作诗不同，必须声韵谐和，曲应金石。亦有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，则“彼人是哉，子曰何其”、“不思其反，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”、“是究是图，亶其然乎”、“其虚其徐”（权按，今本《诗经》作“邪”）见《邶风·北风》诗）既亟只且”之类是也。

<sup>①</sup> 周祖谟《騫公 楚辞音 之协韵说与楚音》亦坚持认为騫公所注协韵音为楚声，愚以为不妥。此引姜亮夫《敦煌写本隋释智騫 楚辞音 跋》之言：“凡其协音，皆魏晋齐梁以来旧音，且大体皆见于《毛诗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之中，而并非即楚音，则騫公所注，特就上下文求其一依古说，求其调遂而已。”姜亮夫《楚辞学论文集》第 382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.12。）

又孔氏于《汉广》诗“南有乔木 不可休息 汉有游女 不可求思”句疏曰：“诗之大体 韵在辞上。疑休求为韵 二字俱作思。”《诗经》“协韵”处很多，韵例也变化多样，可惜孔颖达并没有在此基础上作深入研究。

成伯璵《毛诗指说》亦有孔氏此类言论，如言语助词为韵说：“又以语助连正韵者，‘其虚其邪 既亟只且’又曰‘是究是图 亶其然乎’；《逸诗》曰‘唐棣之华 偏其反而 神之格思 不可度思’，‘思而’皆助语也。”（《文体第四》）

而《诗》音乖者 于今音关系究竟如何 唐人并没有作出真正的研究，所“协韵”者，为便于讽诵而已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唐人古诗注疏所言“协韵”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古音研究。因为古音“实证”性的工作，他们没有去做。首先，他们没有去认真地“考古”，也没有做韵文的排比归纳工作；其次，他们没有借助文字训诂方面的材料，诸如异文、读若、假借及文字谐声等进行旁证。<sup>①</sup>而真正研究古音的是宋人。然而唐人古诗“协韵”之说，却为宋儒研究古音作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，也为宋儒研究古音提供了某些理论上的依据。

<sup>①</sup> 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中某些文字音义的考证，略有此例。

## 第二章 古音学的开创时期

### ——以通转叶音说为主体的宋代古音学研究<sup>①</sup>

#### 第一节 北宋时期学者对古音之探讨

宋代古音学研究，主要是在南渡以后，由吴才老开辟的。后来朱熹等人承其绪，共同建立了古韵通转叶音说。北宋时期，虽然有些学者对古今音之间的差别有所注意，但仍未着手研究。如宋初徐楚金兄弟在注解许慎《说文》时，就从谐声关系上注意到了古今音的不同，然而仅仅是一种意识而已。<sup>②</sup>北宋后期的沈括（1031—1095）开始对《诗经》音与《广韵》音异的现象有所关注。他说：“观古人谐声，有不可解者。如玖字、有字多与李字协用，庆字、正字多与章字、平字协用。如《诗》‘或群或友以燕天子’，‘彼留之子遗我佩玖’，‘投我以桃李报之以琼玖’，‘终三十里十千维耦’，‘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胎孙子’，‘陟降左右令闻不已’，‘膳夫

本章内容，作者另一部书稿《吴棫诗补音与宋代古音学研究》有详细讨论，然而为了保持全书体例上的一致，故本书仅作一些通论性介绍。

如徐铉注《说文》言部“诉”字云：“非声。盖古之字音多与今异。如皂亦音香，霽亦音门，乃亦音仍，他皆仿此。此古今失传，不可详究。”又如小徐《说文系传》卷三十六《祛妄》篇“路”字注曰：“路，《说文》从足各声，臣错以为古之音字或与今殊，盖亦不甚切。或多声字，可言各者。”

左右无不能止’，‘鱼丽于罟，鱣鲤。君子有酒，旨且有’，如此极多。”<sup>①</sup>然而也仅仅是一种怀疑而已。

就在沈括之前，丁度等人在编撰《集韵》时（成书于宝元二年，1039年），有些韵部就增收了不少古韵叶读音。如真韵重出小韵收先韵中“颠天田年”四字（此四字原误置于諄韵）。因为此四字在《诗经》中与真韵字押，所以《集韵》注颠典因切，田地因切，年祢因切。元熊朋来曰：“丁韵‘天、田、年’等字，皆附入真諄之韵，此古诗韵例也。”<sup>②</sup>又阳韵羌纽墟羊切下收“庆”字，唐韵郎纽卢当切下收“羹”字，注曰：“《鲁颂》《楚辞》《急就篇》与房浆糠为韵。”姥韵姥纽满补切下收“马”字，户纽后五切收“下”字，等等，皆因古韵如此。

又司马光等人所编撰的《类编》，其注音亦多有此例，如“天”字，他年切下又收铁因一切；“年”字，宁颠切下又收祢因切；“田”字，待年切又地因切。而“填”字，首列知邻池邻二切，然后收徒偃亭年二切，是以古音为正音。

虽然北宋时期的学者们对历史文献中的古音已有认识，但没有去作认真的归纳和研究。从北宋诸儒对《诗经》的研究看，他们对音韵训诂是不够重视的。其时有很多《诗经》学著作，如欧阳修《诗本义》、王安石《诗说》、苏辙《诗集传》等，然而文字训诂、韵字音释等却鲜见于注说中。清儒对此深为不满，《提要》曰：“自安石《新义》及《字说》行，而宋之士风一变，其为名物训诂之学者，仅蔡卞与陆佃二家。”<sup>③</sup>这是北宋时期古音学不能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见《梦溪笔谈》卷十四《艺文》。

见熊朋来《经说》卷二《易、诗、书古韵》页三。四库本。

见《四库全书总目·蔡卞·毛诗名物解·提要》。

## 第二节 南渡之后古音学的建立与发展

### 一、南宋古音学建立的基础条件和历史背景

南渡以后，古音学得以发展，有两个重要的基础条件，一是唐人的‘协韵’注音，二是《集韵》古音收录等。吴才老著述《诗补音》和《韵补》，其中有许多协读音取之于《集韵》。此外还有着它深刻的历史背景。自隋唐以来，儒生治经，皆信守旧说，无敢辄者，甚至曲解经义。于是宋人反其道而行之，疑汉学，重义理，建立以章句义理为基础的宋学。

南宋诸儒研究古音，实从疑汉魏先儒说经开始。吴才老著《书裨传》《毛诗补音》《论语续解》等皆有所疑。《书裨传》疑梅賾《古文尚书》之伪，引发了宋元明清以来疑伪证伪之大讨论。《补音》疑陆德明‘古人韵缓’之说，《论语续解》“援引百家诸史传出入详洽，所称栞肇驳王郑之说”。<sup>①</sup>郑樵、朱熹则疑《诗序》为后儒补缀，而《诗集传》尽弃《小序》。南宋诸儒在经学上的怀疑精神，促使了他们对古音韵的研究。

与北宋学者研究经学不同的是，南宋学者对音韵训诂非常重视。朱熹论读《诗》云：“《诗》中头项多，一项是音韵，一项是训诂名物，一项是文体，若逐一根究，然后讨得些道理，则殊不济事。须是通悟者，方看得。”<sup>②</sup>朱熹将音韵置于三项之首，可见他对音韵的重视。当时许多学者在注疏《诗经》时，都把古韵读看得很重要。他们很多人接受了吴才老的《诗经》音释，在自己的著述中大量地引用吴氏音说，如杨简《慈湖诗传》和王质《诗总闻》二书则是。这

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三《论语续解》序录。

<sup>②</sup> 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《诗类》。四库本。